

[绣像版]

叩开历史门扉 尽享经典魅力

曹雪芹 著



《红楼梦》是中国古代小说中最优秀的作品，也堪称整个中国文学中不可多得的杰作。在中国文学史上，没有一部小说能够像《红楼梦》一样博大深沉地感染着所有读它的人。《红楼梦》在中国文学史上乃至世界文学史上都具有不朽的价值。



# 红 楼 梦

藏書

肆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绣像版]

叩开历史门扉 尽享经典魅力

曹雪芹 著



《红楼梦》是中国古代小说中最优秀的作品，也堪称整个中国文学中不可多得的杰作。在中国文学史上，没有一部小说能够像《红楼梦》一样博大深沉地感染着所有读它的人。《红楼梦》在中国文学史上乃至世界文学史上都具有不朽的价值。



# 紅樓夢

藏書

肆

內蒙古人民出版社

## 目 录

第一回	甄士隐梦幻识通灵	贾雨村风尘怀闺秀	…… 1
第二回	贾夫人仙逝扬州城	冷子兴演说荣国府	…… 11
第三回	托内兄如海荐西宾	接外孙贾母惜孤女	…… 19
第四回	薄命女偏逢薄命郎	葫芦僧判断葫芦案	…… 30
第五回	贾宝玉神游太虚境	警幻仙曲演红楼梦	…… 37
第六回	贾宝玉初试云雨情	刘姥姥一进荣国府	…… 48
第七回	送宫花贾琏戏熙凤	宴宁府宝玉会秦钟	…… 57
第八回	比通灵金莺微露意	探宝钗黛玉半含酸	…… 66
第九回	恋风流情友入家塾	起嫌疑顽童闹学堂	…… 74
第十回	金寡妇贪利权受辱	张太医论病细穷源	…… 81
第十五回	庆寿辰宁府排家宴	见熙凤贾瑞起淫心	…… 87
第十二回	王熙凤毒设相思局	贾天祥正照风月鉴	…… 94
第十三回	秦可卿死封龙禁尉	王熙凤协理宁国府	…… 99
第十四回	林如海捐馆扬州城	贾宝玉路谒北静王	… 106
第五回	王凤姐弄权铁槛寺	秦鲸卿得趣馒头庵	… 113
第十六回	贾元春才选凤藻宫	秦鲸卿夭逝黄泉路	… 119
第十七回	大观园试才题对额	荣国府归省庆元宵	… 128
第十八回	皇恩重元妃省父母	天伦乐宝玉呈才藻	… 139
第十九回	情切切良宵花解语	意绵绵静日玉生香	… 148
第二十回	王熙凤正言弹妒意	林黛玉俏语谑娇音	… 158
第二十一回	贤袭人娇嗔箴宝玉	俏平儿软语救贾琏	… 165
第二十二回	听曲文宝玉悟禅机	制灯迷贾政悲谶语	… 172
第二十三回	西厢记妙词通戏语	牡丹亭艳曲警芳心	… 180
第二十四回	醉金刚轻财尚义侠	痴女儿遗帕惹相思	… 187
第二十五回	魔魔法叔嫂逢五鬼	通灵玉蒙蔽遇双真	… 197
第二十六回	蜂腰桥设言传心事	潇湘馆春困发幽情	… 206
第二十七回	滴翠亭杨妃戏彩蝶	埋香冢飞燕泣残红	… 215

第二十八回	蒋玉菡情赠茜香罗	薛宝钗羞笼红麝串	… 223
第二十九回	享福人福深还祷福	痴情女情重愈斟情	… 234
第三十回	宝钗借扇机带双敲	龄官画蔷痴及局外	… 244
第三十一回	撕扇子作千金一笑	因麒麟伏白首双星	… 253
第三十二回	诉肺腑心迷活宝玉	含耻辱情烈死金钏	… 261
第三十三回	手足眈眈小动唇舌	不肖种种大承笞挞	… 268
第三十四回	情中情因情感妹妹	错里错以错劝哥哥	… 274
第三十五回	白玉钏亲尝莲叶羹	黄金莺巧结梅花络	… 282
第三十六回	绣鸳鸯梦兆绛芸轩	识分定情悟梨香院	… 292
第三十七回	秋爽斋偶结海棠社	蘅芜苑夜拟菊花题	… 300
第三十八回	林潇湘魁夺菊花诗	薛蘅芜讽和螃蟹咏	… 310
第三十九回	村姥姥是信口开合	情哥哥偏寻根究底	… 318
第四十回	史太君两宴大观园	金鸳鸯三宣牙牌令	… 325
第四十一回	贾宝玉品茶栊翠庵	刘姥姥醉卧怡红院	… 336
第四十二回	蘅芜君兰言解疑癖	潇湘子雅谑补余音	… 343
第四十三回	闲取乐偶攒金庆寿	不了情暂撮土为香	… 352
第四十四回	变生不测凤姐泼醋	喜出望外平儿理妆	… 360
第四十五回	金兰契互剖金兰语	风雨夕闷制风雨词	… 368
第四十六回	尴尬人难免尴尬事	鸳鸯女誓绝鸳鸯偶	… 376
第四十七回	呆霸王调情遭苦打	冷郎君惧祸走他乡	… 386
第四十八回	滥情人情误思游艺	慕雅女雅集苦吟诗	… 394
第四十九回	琉璃世界白雪红梅	脂粉香娃割腥啖膻	… 402
第五十回	芦雪庵争联即景诗	暖香坞雅制春灯谜	… 411
第五十一回	薛小妹新编怀古诗	胡庸医乱用虎狼药	… 421
第五十二回	俏平儿情掩虾须镯	勇晴雯病补雀金裘	… 429
第五十三回	宁国府除夕祭宗祠	荣国府元宵开夜宴	… 439
第五十四回	史太君破陈腐旧套	王熙凤效戏彩斑衣	… 448
第五十五回	辱亲女愚妾争闲气	欺幼主刁奴蓄险心	… 458
第五十六回	敏探春兴利除宿弊	贤宝钗小惠全大体	… 468
第五十七回	慧紫鹃情辞试莽玉	慈姨妈爱语慰痴颦	… 478
第五十八回	杏子阴假凤泣虚凰	茜纱窗真情揆痴理	… 491
第五十九回	柳叶渚边嗔莺叱燕	绛芸轩里召将飞符	… 499

第六十回	茉莉粉替去蔷薇硝	玫瑰露引出茯苓霜	… 505
第六十一回	投鼠忌器宝玉瞒赃	判冤决狱平儿行权	… 515
第六十二回	慈湘云醉眠芍药裯	呆香菱情解石榴裙	… 523
第六十三回	寿怡红群芳开夜宴	死金丹独艳理亲丧	… 536
第六十四回	幽淑女悲题五美吟	浪荡子情遗九龙珮	… 549
第六十五回	贾二舍偷娶尤二姨	尤三姐思嫁柳二郎	… 561
第六十六回	情小妹耻情归地府	冷二郎一冷入空门	… 569
第六十七回	见土仪颦卿思故里	闻秘事凤姐讯家童	… 576
第六十八回	苦尤娘赚入大观园	酸凤姐大闹宁国府	… 586
第六十九回	弄小巧用借剑杀人	觉大限吞生金自逝	… 595
第七十回	林黛玉重建桃花社	史湘云偶填柳絮词	… 604
第七十一回	嫌隙人有心生嫌隙	鸳鸯女无意遇鸳鸯	… 612
第七十二回	王熙凤恃强羞说病	来旺妇倚势霸成亲	… 622
第七十三回	痴丫头误拾绣春囊	懦小姐不问累金凤	… 631
第七十四回	惑奸谗抄检大观园	避嫌隙杜绝宁国府	… 640
第七十五回	开夜宴异兆发悲音	赏中秋新词得佳谶	… 653
第七十六回	凸碧堂品笛感凄清	凹晶馆联诗悲寂寞	… 664
第七十七回	俏丫鬟抱屈夭风流	美优伶斩情归水月	… 673
第七十八回	老学士闲征姽婳词	痴公子杜撰芙蓉诔	… 686
第七十九回	薛文起悔娶河东吼	贾迎春误嫁中山狼	… 699
第八十回	美香菱屈受贪夫棒	王道士胡诌妒妇方	… 705
第八十一回	占旺相四美钓游鱼	奉严词两番人家塾	… 713
第八十二回	老学究讲义警顽心	病潇湘痴魂惊恶梦	… 721
第八十三回	省宫闱贾元妃染恙	闹闺闱薛宝钗吞声	… 731
第八十四回	试文字宝玉始提亲	探惊风贾环重结怨	… 740
第八十五回	贾存周报升郎中任	薛文起复惑放流刑	… 749
第八十六回	受私贿老官翻案牍	寄闲情淑女解琴书	… 759
第八十七回	感秋声抚琴悲往事	坐禅寂走火入邪魔	… 767
第八十八回	博庭欢宝玉赞孤儿	正家法贾珍鞭悍仆	… 777
第八十九回	人亡物在公子填词	蛇影杯弓颦卿绝粒	… 785
第九十回	失绵衣贫女耐嘲噏	送果品小郎惊叵测	… 792
第九十一回	纵淫心宝蟾工设计	布疑阵宝玉妄谈禅	… 799

第九十二回	评女传巧姐慕贤良	玩母珠贾政参聚散	… 806
第九十三回	甄家仆投靠贾家门	水月庵掀翻风月案	… 813
第九十四回	宴海棠贾母赏花妖	失宝玉通灵知奇祸	… 821
第九十五回	因讹成实元妃薨逝	以假混真宝玉疯颠	… 830
第九十六回	瞒消息凤姐设奇谋	泄机关颦儿迷本性	… 838
第九十七回	林黛玉焚稿断痴情	薛宝钗出闺成大礼	… 846
第九十八回	苦绛珠魂归离恨天	病神瑛泪洒相思地	… 856
第九十九回	守官箴恶奴同破例	阅邸报老舅自担惊	… 863
第一百回	破好事香菱结深恨	悲远嫁宝玉感离情	… 870
第一百一回	大观园月夜警幽魂	散花寺神签占异兆	… 876
第一百二回	宁国府骨肉病灾侵	大观园符水驱妖孽	… 885
第一百三回	施毒计金桂自焚身	昧真禅雨村空遇旧	… 891
第一百四回	醉金刚小鳅生大浪	痴公子余痛触前情	… 899
第一百五回	锦衣军查抄宁国府	· 骢马使弹劾平安州	… 906
第一百六回	王熙凤致祸抱羞惭	贾太君祷天消祸患	… 913
第一百七回	散余资贾母明大义	复世职政老沐天恩	… 920
第一百八回	强欢笑蘅芜庆生辰	死缠绵潇湘闻鬼哭	… 927
第一百九回	候芳魂五儿承错爱	还孽债迎女返真元	… 935
第一百十回	史太君寿终归地府	王凤姐力诎失人心	… 945
第一百十一回	鸳鸯女殉主登太虚	狗彘奴欺天招伙盗	… 953
第一百十二回	活冤孽妙姑遭大劫	死雠仇赵妾赴冥曹	… 962
第一百十三回	忏宿冤凤姐托村妪	释旧憾情婢感痴郎	… 970
第一百十四回	王熙凤历幻返金陵	甄应嘉蒙恩还玉阙	… 978
第一百十五回	惑偏私借春矢素志	证同类宝玉失相知	… 983
第一百十六回	得通灵幻境悟仙缘	送慈柩故乡全孝道	… 991
第一百十七回	阻超凡佳人双护玉	欣聚党恶子独承家	… 999
第一百十八回	记微嫌舅兄欺弱女	警谜语妻妾谏痴人	… 1008
第一百十九回	中乡魁宝玉却尘缘	沐皇恩贾家延世泽	… 1017
第一百二十回	甄士隐详说太虚情	贾雨村归结红楼梦	… 1028

## 第八十八回 博庭欢宝玉贊孤儿 正家法賈珍鞭悍仆

却说惜春正在那里揣摩棋谱，忽听院内有人叫彩屏，不是别人，却是鸳鸯的声儿。彩屏出去，同着鸳鸯进来。那鸳鸯却带着一个小丫头，提了一个小黄绢包儿。惜春笑问道：“什么事？”鸳鸯道：“老太太因明年八十一岁，是个暗九。许下一场九昼夜的功德，发心要写三千六百五十零一部《金刚经》。这已发出外面人写了。但是俗说《金刚经》就像那道家的符壳，《心经》才算是符胆。故此《金刚经》内必要插着《心经》，更有功德。老太太因《心经》是更要紧的，观自在又是女菩萨，所以要几个亲丁奶奶姑娘们写上三百六十五部，如此又虔诚，又洁净。咱们家中除了二奶奶，头一宗他当家没有空儿，二宗他也写不上来，其余会写字的，不论写得多少，连东府珍大奶奶娘们都分了去，本家里头自不用说。”惜春听了，点头道：“别的我做不来，若要写经，我最信心的。你搁下喝茶罢。”鸳鸯才将那小包儿搁在桌上，同惜春坐下。彩屏倒了一钟茶来。惜春笑问道：“你写不写？”鸳鸯道：“姑娘又说笑话了。那几年还好，这三四年米来姑娘见我还拿了拿笔儿么。”惜春道：“这却是有功德的。”鸳鸯道：“我也有一件事：向来服侍老太太安歇后，自己念上米佛，已经念了三年多了。我把这个米收好，等老太太做功德的时候，我将他衬在里头供佛施食，也是我一点诚心。”惜春道：“这样说来，老太太做了观音，你就是龙女了。”鸳鸯道：“那里跟得上这个分儿。却是除了老太太，别的也服侍不来，不晓得前世什么缘分儿。”说着要走，叫小丫头把小绢包打开，拿出来道：“这素纸一扎是写《心经》的。”又拿起一子儿藏香道：“这是叫写经时点着写的。”惜春都应了。

鸳鸯遂辞了出来，同小丫头来至贾母房中，回了一遍。看见贾母与李纨打双陆，鸳鸯旁边瞧着。李纨的骰子好，掷下去把老太太的锤打下了好几个去。鸳鸯抿着嘴儿笑。忽见宝玉进来，手中提了两个细蔑丝的小笼子，笼内有几个蝈蝈儿，说道：“我听说老太太夜里睡不着，我给老太太留下解解闷。”贾母笑

道：“你别瞅着你老子不在家，你只管淘气。”宝玉笑道：“我没有淘气。”贾母道：“你没淘气，不在学房里念书，为什么又弄这个东西呢。”宝玉道：“不是我自己弄的。今儿因师父叫环儿和兰儿对对子，环儿对不来，我悄悄的告诉了他。他说了，师父喜欢，夸了他两句。他感激我的情，买了来孝敬我的。我才拿了来孝敬老太太的。”贾母道：“他没有天天念书么，为什么对不上来？对不上来就叫你儒大爷爷打他的嘴巴子，看他臊不臊。你也够受了，不记得你老子在家时，一叫做诗做词，唬的

倒像个小鬼儿似的，这会子又说嘴了。那环儿小子更没出息，求人替做了，就变着方法儿打点人。这么点子孩子就闹鬼闹神的，也不害臊，赶大了还不知是个什么东西呢。”说的满屋子人都笑了。贾母又问道：“兰小子呢，做上来了没有？这该环儿替他了，他又比他小了。是不是？”宝玉笑道：“他倒没有，却是自己对的。”贾母道：“我不信，不然就也是你闹了鬼了。如今你还了得，‘羊群里跑出骆驼来了，就只你大。’你又会做文章了。”宝

玉笑道：“实在是他作的。师父还夸他明儿一定有大出息呢。老太太不信，就打发人叫了他来亲自试试，老太太就知道了。”贾母道：“果然这么着我才喜欢。我不过怕你撒谎。既是 he 做的，这孩子明儿大概还有一点儿出息。”因看着李纨，又想起贾珠来，“这也不枉你大哥哥死了，你大嫂子拉扯他一场，日后也替你大哥哥顶门壮户。”说到这里，不禁流下泪来。李纨听了这话，却也动心，只是贾母已经伤心，自己连忙忍住泪笑劝道：“这是老祖宗的余德，我们托着老祖宗的福罢咧。只要他应得了老祖宗的话，就是我们的造化了。老祖宗看着也喜欢，怎么倒伤起心来呢。”因又回头向宝玉道：“宝叔叔明儿别这么夸他，他多大孩子，知道什么。你不过是爱惜他的意思，他那里懂得，一来二去，眼大心肥，那里还能够有长进呢。”贾母道：“你嫂

第五十回  
荣国府归省庆元宵



子这也说的是。就只他还太小呢，也别逼木靠紧了他。小孩子胆儿小，一时逼急了，弄出点子毛病来，书倒念不成，把你的工夫都白糟踏了。”贾母说到这里，李纨却忍不住扑簌簌掉下泪来，连忙擦了。

只见贾环贾兰也都进来给贾母请了安。贾兰又见过他母亲，然后过来在贾母旁边侍立。贾母道：“我刚才听见你叔叔说你对的好对子，师父夸你来着。”贾兰也不言语，只管抿着嘴儿笑。鸳鸯过来说道：“请示老太太，晚饭伺候下了。”贾母道：“请你姨太太去罢。”琥珀接着便叫人去王夫人那边请薛姨妈。这里宝玉贾环退出。素云和小丫头们过来把双陆收起。李纨尚等着伺候贾母的晚饭，贾兰便跟着他母亲站着。贾母道：“你们娘儿两个跟着我吃罢。”李纨答应了。一时摆上饭来，丫鬟回来禀道：“太太叫回老太太，姨太太这几天浮来暂去，不能过来回老太太，今日饭后家去了。”于是贾母叫贾兰在身旁边坐下，大家吃饭，不必细述。

却说贾母刚吃完了饭，盥漱了，歪在床上说闲话儿。只见小丫头子告诉琥珀，琥珀过来说晚安来了。贾母道：“你们告诉他，如今他办理家务乏的，叫他歇着去罢。我知道了。”小丫头告诉老婆子们，老婆子才告诉贾珍。贾珍然后退出。

到了次日，贾珍过来料理诸事。门上小厮陆续回了几件事，又一个小厮回道：“庄头送果子来了。”贾珍道：“单子呢？”那小厮连忙呈上。贾珍看时，上面写着不过是时鲜果品，还夹带菜蔬野味若干在内。贾珍看完，问向来经营的是谁。门上的回道：“是周瑞。”便叫周瑞：“照帐点清，送往里头交代。等我把来帐抄下一个底子，留着好对。”又叫“告诉厨房，把下菜中添几宗给送果子的来人，照常赏饭给钱。”周瑞答应了。一面叫人搬至凤姐儿院子里去，又把庄上的帐同果子

正家法贾珍鞭悍仆



交代明白。出去了一回儿，又进来回贾珍道：“才刚来的果子，大爷曾点过数目没有？”贾珍道：“我那里有工夫点这个呢。给了你帐，你照帐点就是了。”周瑞道：“小的曾点过，也没有少，也不能多出来。大爷既留下底子，再叫送果子来的人问问，他这帐是真的假的。”贾珍道：“这是怎么说，不过是几个果子罢了，有什么要紧。我又没有疑你。”说着，只见鲍二走来，磕了一个头，说道：“求大爷原旧放小的在外头伺候罢。”贾珍道：“你们这又是怎么着？”鲍二道：“奴才在这里又说不上话来。”贾珍道：“谁叫你说话。”鲍二道：“何苦来，在这里作眼睛珠儿。”周瑞接口道：“奴才在这里经营地租庄子，银钱出入每年也有三五十万来往，老爷太太奶奶们从没有说过话的，何况这些零星东西。若照鲍二说起来，爷们家里的田地房产都被奴才们弄完了。”贾珍想道：“必是鲍二在这里拌嘴，不如叫他出去。”因向鲍二说道：“快滚罢。”又告诉周瑞说：“你也不用说了，你干你的事罢。”二人各自散了。

贾珍正在厢房里歇着，听见门上闹的翻江搅海。叫人去查问，回来说道：“鲍二和周瑞的干儿子打架。”贾珍道：“周瑞的干儿子是谁？”门上的回道：“他叫何三，本来是个没味儿的，天天在家里喝酒闹事，常来门上坐着。听见鲍二与周瑞拌嘴，他就插在里头。”贾珍道：“这却可恶。把鲍二和那个什么何三给我一块儿捆起来！周瑞呢？”门上的回道：“打架时他先走了。”贾珍道：“给我拿了来！这还了得了！”众人答应了。正嚷着，贾琏也回来了，贾珍便告诉了一遍。贾琏道：“这还了得！”又添了人去拿周瑞。周瑞知道躲不过，也找到了。贾珍便叫都捆上。贾琏便向周瑞道：“你们前头的话也不要紧，大爷说开了，很是了。为什么外头又打架！你们打架已经使不得，又弄个野杂种什么何三来闹，你不压伏压伏他们，倒竟走了。”就把周瑞踢了几脚。贾珍道：“单打周瑞不中用。”喝命人把鲍二和何三各人打了五十鞭子，撵了出去，方和贾琏两个商量正事。下人背地里便生出许多议论来：也有说贾珍护短的；也有说不会调停的；也有说他本不是好人，前儿尤家姊妹弄出许多丑事来，那鲍二不是他调停着二爷叫了来的吗，这会子又嫌鲍二不济事，必是鲍二的女人伏侍不到了。人多嘴杂，纷纷不一。

却说贾政自从在工部掌印，家人中尽有发财的。那贾芸听见了，也要插手弄一点事儿，便在外头说了几个工头，讲了成数，便买了些时新绣货，要走凤姐儿门子。凤姐正在房中听见

丫头们说：“大爷二爷都生了气，在外头打人呢。”凤姐听了，不知何故，正要叫人去问问，只见贾琏已进来了，把外面的事告诉了一遍。凤姐道：“事情虽不要紧，但这风俗儿断不可长。此刻还算咱们家里正旺的时候儿，他们就敢打架。以后小辈儿们当了家，他们越发难制伏了。前年我在东府里，亲眼见过焦大吃的烂醉，躺在台阶子底下骂人，不管上上下下一混汤子的混骂。他虽是有过功的人，到底主子奴才的名分，也要存点儿体统才好。珍大奶奶不是我说是个老实头，个个人都叫他养得无法无天的。如今又弄出一个什么鲍二，我还听见是你和珍大爷得用的人，为什么今儿又打他呢？”贾琏听了这话刺心，便觉讪讪的，拿话来支开，借有事，说着就走了。

小红进来回道：“芸二爷在外头要见奶奶。”凤姐一想，“他又来做什么？”便道：“叫他进来罢。”小红出来，瞅着贾芸微微一笑。贾芸赶忙凑近一步问道：“姑娘替我回了没有？”小红红了脸，说道：“我就是见二爷的事多。”贾芸道：“何曾有多少事能到里头来劳动姑娘呢。就是那一年姑娘在宝二叔房里，我才和姑娘——”小红怕人撞见，不等说完，赶忙问道：“那年我换给二爷的一块绢子，二爷见了没有？”那贾芸听了这句话，喜得心花俱开，才要说话，只见一个小丫头从里面出来，贾芸连忙同着小红往里走。两个人一左一右，相离不远，贾芸悄悄的道：“回来我出来还是你送出我来，我告诉你还有笑话儿呢。”小红听了，把脸飞红，瞅了贾芸一眼，也不答言。同他到了凤姐门口，自己先进去回了，然后出来，掀起帘子点手儿，口中却故意说道：“奶奶请芸二爷进来呢。”

贾芸笑了一笑，跟着他走进房来，见了凤姐儿，请了安，并说：“母亲叫问好。”凤姐也问了他母亲好。凤姐道：“你来有什么事？”贾芸道：“侄儿从前承婶娘疼爱，心上时刻想着，总过意不去。欲要孝敬婶娘，又怕婶娘多想。如今重阳时候，略备了一点儿东西。婶娘这里那一件没有，不过是侄儿一点孝心。只怕婶娘不肯赏脸。”凤姐儿笑道：“有话坐下说。”贾芸才侧身坐了，连忙将东西捧着搁在旁边桌上。凤姐又道：“你不是什么有余的人，何苦又去花钱。我又不等着使。你今日来意是怎么个想头儿，你倒是实说。”贾芸道：“并没有别的想头儿，不过感念婶娘的恩惠，过意不去罢了。”说着微微的笑了。凤姐道：“不是这么说。你手里窄，我很知道，我何苦白白儿使你的。你要我收下这个东西，须先和我说明白了。要是这么含着骨头露

着肉的，我倒不收。”贾芸没法儿，只得站起来陪着笑儿说道：“并不是有什么妄想。前几日听见老爷总办陵工，侄儿有几个朋友办过好些工程，极妥当的，要求婶娘在老爷跟前提一提。办得一两种，侄儿再忘不了婶娘的恩典。若是家里用得着，侄儿也能给婶娘出力。”凤姐道：“若是别的我却可以作主。至于衙门里的事，上头呢，都是堂官司员定的；底下呢，都是那些书办衙役们办的。别人只怕插不上手。连自己的家人，也不过跟着老爷伏侍伏侍。就是你二叔去，亦只是为的是各自家里的事，他也并不能搀越公事。论家事，这里是踩一头儿搅一头儿的，连珍大爷还弹压不住，你的年纪儿又轻，辈数儿又小，那里缠的清这些人呢。况且衙门里头的事差不多儿也要完了，不过吃饭瞎跑。你在家里什么事作不得，难道没了这碗饭吃不成。我这是实在话，你自己回去想想就知道了。你的情意我已经领了，把东西快拿回去，是那里弄来的，仍旧给人家送了去罢。”正说着，只见奶妈子一大起带了巧姐儿进来。那巧姐儿身上穿得锦团花簇，手里拿着好些顽意儿，笑嘻嘻走到凤姐身边学舌。贾芸一见，便站起来笑盈盈的赶着说道：“这就是大妹妹么？你要什么好东西不要？”那巧姐儿便哇的一声哭了。贾芸连忙退下。凤姐道：“乖乖不怕。”连忙将巧姐揽在怀里道：“这是你芸大哥，怎么认起生来了。”贾芸道：“妹妹生得好相貌，将来又是个有大造化的。”那巧姐儿回头把贾芸一瞧，又哭起来，叠连几次。贾芸看这光景坐不住，便起身告辞要走。凤姐道：“你把东西带了去罢。”贾芸道：“这一点子婶娘还不赏脸？”凤姐道：“你不带去，我便叫人送到你家去。芸哥儿，你不要这么样，你又不是外人，我这里有机会，少不得打发人去叫你，没有事也没法儿，不在乎这些东西上的。”贾芸看见凤姐执意不受，只得红着脸道：“既这么着，我再找得用的东西来孝敬婶娘罢。”凤姐儿便叫小红拿了东西，跟着贾芸送出来。

贾芸走着，一面心中想道：“人说二奶奶利害，果然利害。一点儿都不漏缝，真正斩钉截铁，怪不得没有后世。这巧姐儿更怪，见了我好像前世的冤家似的。真正晦气，白闹了这么一天。”小红见贾芸没得彩头，也不高兴，拿着东西跟出来。贾芸接过来，打开包儿拣了两件，悄悄的递给小红。小红不接，嘴里说道：“二爷别这么着，看奶奶知道了，大家倒不好看。”贾芸道：“你好生收着罢，怕什么，那里就知道了呢。你若不要，就是瞧不起我了。”小红微微一笑，才接过来，说道：“谁要你

这些东西，算什么呢。”说了这句话，把脸又飞红了。贾芸也笑道：“我也不是为东西，况且那东西也算不了什么。”说着话儿，两个已走到二门口。贾芸把下剩的仍旧揣在怀内。小红催着贾芸道：“你先去罢，有什么事情，只管来找我。我今日在这院里了，又不隔手。”贾芸点点头儿，说道：“二奶奶太利害，我可惜不能长来。刚才我说的话，你横竖心里明白，得了空儿再告诉你罢。”小红满脸羞红，说道：“你去罢，明儿也长来走走。谁叫你和他生疏呢。”贾芸道：“知道了。”贾芸说着出了院门。这里小红站在门口，怔怔的看他去远了，才回来了。

却说凤姐在房中吩咐预备晚饭，因又问道：“你们熬了粥了没有？”丫鬟们连忙去问，回来说道：“预备了。”凤姐道：“你们把那南边来的糟东西弄一两碟来罢。”秋桐答应了，叫丫头们伺候。平儿走来笑道：“我倒忘了，今儿晌午奶奶在上头老太太那边的时候，水月庵的师父打发人来，要向奶奶讨两瓶南小菜，还要支用几个月的月银，说是身上不受用。我问那道婆来着：‘师父怎么不受用？’他说：‘四五天了，前儿夜里因那些小沙弥小道士里头有几个女孩子睡觉没有吹灯，他说了几次不听。那一夜看见他们三更以后灯还点着呢，他便叫他们吹灯，个个都睡着了，没有人答应，只得自己亲自起来给他们吹灭了。回到炕上，只见有两个人，一男一女，坐在炕上。他赶着问是谁，那里把一根绳子往他脖子上一套，他便叫起人来。众人听见，点上灯火一齐赶来，已经躺在地下，满口吐白沫子，幸亏救醒了。此时还不能吃东西，所以叫来寻些小菜儿的。’我因奶奶不在房中，不便给他。我说：‘奶奶此时没有空儿，在上头呢，回来告诉。’便打发他回去了。才刚听见说起南菜，方想起来了，不然就忘了。”凤姐听了，呆



了一呆，说道：“南菜不是还有呢，叫人送些去就是了。那银子过一天叫芹哥来领就是了。”又见小红进来说道：“才刚二爷差人来，说是今晚城外有事，不能回来，先通知一声。”凤姐道：“是了。”

说着，只听见小丫头从后面喘吁吁的嚷着直跑到院子里来，外面平儿接着，还有几个丫头们，咕咕唧唧的说话。凤姐道：“你们说什么呢？”平儿道：“小丫头子有些胆怯，说鬼话。”凤姐叫那一个小丫头进来，问道：“什么鬼话？”那丫头道：“我才刚到后边去叫打杂儿的添煤，只听得三间空屋子里哗喇哗喇的响，我还道是猫儿耗子，又听得嗳的一声，像个人出气儿似的。我害怕，就跑回来了。”凤姐骂道：“胡说！我这里断不兴说神说鬼，我从来不信这些个话。快滚出去罢。”那小丫头出去了。凤姐便叫彩明将一天零碎日用帐对过一遍，时已将近二更。大家又歇了一回，略说些闲话，遂叫各人安歇去罢。凤姐也睡下了。

将近三更，凤姐似睡不睡，觉得身上寒毛一乍，自己惊醒了，越躺着越发起痧来，因叫平儿秋桐过来作伴。二人也不解何意。那秋桐本来不顺凤姐，后来贾琏因尤二姐之事不大爱惜他了，凤姐又笼络他，如今倒也安静，只是心里比平儿差多了，外面情儿。今见凤姐不受用，只得端上茶来。凤姐喝了一口，道：“难为你，睡去罢，只留平儿在这里就够了。”秋桐却要献勤儿，因说道：“奶奶睡不着，倒是我们两个轮流坐坐也使得。”凤姐一面说，一面睡着了。平儿秋桐看见凤姐已睡，只听得远远的鸡叫了，二人为都穿着衣服略躺了一躺，就天亮了，连忙起来伏侍凤姐梳洗。凤姐因夜中之事，心神恍惚不宁，只是一味要强，仍然扎挣起来。正坐着纳闷，忽听个小丫头子在院里问道：“平姑娘在屋里么？”平儿答应了一声，那小丫头掀起帘子进来，却是王夫人打发过来来找贾琏，说：“外头有人回要緊的官事。老爷才出了门，太太叫快请二爷过去呢。”凤姐听见唬了一跳。未知何事，下回分解。

## 第八十九回 人亡物在公子填词 蛇影杯弓颦卿绝粒

却说凤姐正自起来纳闷，忽听见小丫头这话，又唬了一跳，连忙问道：“什么官事？”小丫头道：“也不知道。刚才二门上小厮回进来，回老爷有要紧的官事，所以太太叫我请二爷来了。”凤姐听是工部里的事，才把心略略的放下，因说道：“你回去回太太，就说二爷昨日晚上出城有事，没有回来。打发人先回珍大爷去罢。”那丫头答应着去了。

一时贾珍过来见了部里的人，问明了，进来见了王夫人，回道：“部中来报，昨日总河奏到河南一带决了河口，淹没了几个府州县。又要开销国帑，修理城工。工部司官又有一番照料，所以部里特来报知老爷的。”说完退出，及贾政回家来回明。从此直到冬间，贾政天天有事，常在衙门里。宝玉的功课也渐渐松了，只是怕贾政觉察出来，不敢不常在学房里去念书，连黛玉处也不敢常去。

那时已到十月中旬，宝玉起来要往学房中去。这日天气陡寒，只见袭人早已打点出一包衣服，向宝玉道：“今日天气很冷，早晚宁使暖些。”说着，把衣服拿出来给宝玉挑了一件穿。又包了一件，叫小丫头拿出交给焙茗，嘱咐道：“天气凉，二爷要换时，好生预备着。”焙茗答应了，抱着毡包，跟着宝玉自去。宝玉到了学房中，做了自己的功课，忽听得纸窗呼喇喇一派风声。代儒道：“天气又发冷。”把风门推开一看，只见西北上一层层的黑云渐渐往东南扑上来。焙茗走进来回宝玉道：“二爷，天气冷了，再添些衣服罢。”宝玉点点头儿。只见焙茗拿进一件衣服来，宝玉不看则已，看了时神已痴了。那些小学生都巴着眼瞧，却原是晴雯所补的那件雀金裘。宝玉道：“怎么拿这一件来！是谁给你的？”焙茗道：“是里头姑娘们包出来的。”宝玉道：“我身上不大冷，且不穿呢，包上罢。”代儒只当宝玉可惜这件衣服，却也心里喜他知道俭省。焙茗道：“二爷穿上罢，着了凉，又是奴才的不是了。二爷只当疼奴才罢。”宝玉无奈，只得穿上，呆呆的对着手坐着。代儒也只当他看书，不甚理会。

晚间放学时，宝玉便往代儒托病告假一天。代儒本来上年纪的人，也不过伴着几个孩子解闷儿，时常也八病九痛的，乐得去一个少操一日心。况且明知贾政事忙，贾母溺爱，便点点头儿。

宝玉一径回来，见过贾母王夫人，也是这样说，自然没有不信的，略坐一坐便回园中去了。见了袭人等，也不似往日有说有笑的，便和衣躺在炕上。袭人道：“晚饭预备下了，这会儿吃还是等一等儿？”宝玉道：“我不吃了，心里不舒服。你们吃去罢。”袭人道：“那么着你也该把这件衣服换下来了，那个东西那里禁得住揉搓。”宝玉道：“不用换。”袭人道：“倒也不但是娇嫩物儿，你瞧瞧那上头的针线也不该这么糟蹋他呀。”宝玉听了这话，正碰在他心坎儿上，叹了一口气道：“那么着，你就起来给我包好了，我也总不穿他了。”说着，站起来脱下。袭人才过来接时，宝玉已经自己叠起。袭人道：“二爷怎么今日这样勤谨起来了？”宝玉也不答言，叠好了，便问：“包这个的包袱呢？”麝月连忙递过来，让他自己包好，回头却和袭人挤着眼儿笑。宝玉也不理会，自己坐着，无精打彩，猛听架上钟响。自己低头看了看表，针已指到酉初二刻了。一时小丫头点上灯来。袭人道：“你不吃饭，喝一口粥儿罢。别净饿着，看仔细饿上虚火来，那又是我们的累赘了。”宝玉摇摇头儿，说：“不大饿，强吃了倒不受用。”袭人道：“既这么着，就索性早些歇着罢。”于是袭人麝月铺设好了，宝玉也就歇下，翻来复去只睡不着，将及黎明，反朦胧睡去，不一顿饭时，早又醒了。

此时袭人麝月也都起来。袭人道：“昨夜听着你翻腾到五更多，我也不敢问你。后来我就睡着了，不知到底你睡着了没有？”宝玉道：“也睡了一睡，不知怎么就醒了。”袭人道：“你没有什么不受用？”宝玉道：“没有，只是心上发烦。”袭人道：“今日学房里去不去？”宝玉道：“我昨儿已经告了一天假了，今儿我要想园里逛一天，散散心，只是怕冷。你叫他们收拾一间房子，备下一炉香，搁下纸墨笔砚。你们只管干你们的，我自己静坐半天才好。别叫他们来搅我。”麝月接着道：“二爷要静静儿的用工夫，谁敢来搅。”袭人道：“这么着很好，也省得着了凉。自己坐坐，心神也不散。”因又问：“你既懒得吃饭，今日吃什么？早说好传给厨房里去。”宝玉道：“还是随便罢，不必闹的大惊小怪的。倒是要几个果子搁在那屋里，借点果子香。”袭人道：“那个屋里好？别的都不大干净，只有晴雯起先住的那一间，因一向无人，还干净，就是清冷些。”宝玉道：

“不妨，把火盆挪过去就是了。”袭人答应了。正说着，只见一个小丫头端了一个茶盘儿，一个碗，一双牙箸，递给麝月道：“这是刚才花姑娘要的，厨房里老婆子送来了。”麝月接了一看，却是一碗燕窝汤，便问袭人道：“这是姐姐要的么？”袭人笑道：“昨夜二爷没吃饭，又翻腾了一夜，想来今日早起心里必是发空的，所以我告诉小丫头们叫厨房里作了这个来的。”袭人一面叫小丫头放桌儿，麝月打发宝玉喝了，漱了口。只见秋纹走来说道：“那屋里已经收拾妥了，但等着一时炭劲过了，二爷再进去罢。”宝玉点头，只是一腔心事，懒怠说话。一时小丫头来请，说笔砚都安放妥当了。宝玉道：“知道了。”又一个小丫头发道：“早饭得了。二爷在那里吃？”宝玉道：“就拿了来罢，不必累赘了。”小丫头答应了自去。一时端上饭来，宝玉笑了一笑，向袭人麝月道：“我心里闷得很，自己吃只怕又吃不下去，不如你们两个同我一块儿吃，或者吃的香甜，我也多吃些。”麝月笑道：“这是二爷的高兴，我们可不敢。”袭人道：“其实也使得，我们一处喝酒，也不止今日。只是偶然替你解闷儿还使得，若认真这样，还有什么规矩体统呢。”说着三人坐下。宝玉在上首，袭人麝月两个打横陪着。吃了饭，小丫头端上漱口茶，两个看着撤了下去。宝玉因端着茶，默默如有所思，又坐了一坐，便问道：“那屋里收拾妥了么？”麝月道：“头里就回过了，这回子又问。”

宝玉略坐了一坐，便过这间屋子来，亲自点了一炷香，摆上些果品，便叫人出去，关上了门。外面袭人等都静悄无声。宝玉拿了一幅泥金角花的粉红笺出来，口中祝了几句，便提起笔来写道：

怡红主人焚付晴姐知之，酌茗清香，庶几来飨。

其词云：

随身伴，独自意绸缪。谁料风波平地起，顿教躯命即时休。  
孰与话轻柔？东逝水，无复向西流。想象更无怀梦草，添衣还见翠云裳。脉脉使人愁！

写毕，就在香上点个火焚化了。静静儿等着，直待一炷香点尽了，才开门出来。袭人道：“怎么出来了？想来又闷的慌了。”

宝玉笑了一笑，假说道：“我原是心里烦，才找个地方儿静坐坐儿。这会子好了，还要外头走走去呢。”说着，一径出来，到了潇湘馆中，在院里问道：“林妹妹在家里呢么？”紫鹃接应